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 著

(英) 英格·莫尔 / 绘

张剑鸣 / 译 冯季眉 / 审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 著

[英] 英格·莫尔 / 绘

张剑鸣 / 译

冯季眉 / 审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格雷厄姆著 ; (英) 莫尔绘 ; 张
剑鸣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3
(名著名绘 : 典藏版)
ISBN 978-7-5502-4509-9

I. ①柳… II. ①格… ②莫… ③张… III. ①童话—
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181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0390号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First published individually as
The River Bank and Other Stories(1996)
The Adventures of Mr Toad(1998)
Illustrations © 1996, 1998, 2000 Inga Moor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broadcast or stored in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taping and recording,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lker Books Limited, London SE11 5HJ.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Cheerful Century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财团法人国语日报社授权使用

柳林风声

(名著名绘典藏版)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著 〔英〕英格·莫尔/绘 张剑鸣/译 冯季眉/审译

选题策划：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 征

特约编辑：杨兆鑫 贾更坤

特约美编：谭 潇 刘黎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0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24 印张11.75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509-9

定价：5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10—67887676转816

绘者的话

任何人，只要读过《柳林风声》，都能体会到书页间令人着迷而失魂的乐趣，即使只是短短一两个小时。

为这部作品绘制插图，自然需要久一点儿的时间。以我的例子而言，我花了两年时间——那是有水鼠、鼹鼠、獾先生、蛤蟆相伴的愉快日子。当手上的工作进行着，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常想起创造他们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

或许，这是一个人全心投入一样工作时必然的感觉。但我相信，这也是因为我们都非常钟爱英国乡野。到那里寻找插画的灵感源泉，仿佛——即使只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也都共享了一个春天。

英格·莫尔



献给戴维、阿梅莉亚和玛拉

英格·莫尔



目 录



- 第一章 河岸 1



- 第二章 大路 23



- 第三章 野森林 47

- 第四章 獾先生 71



- 第五章 报佳音 95



- 第六章 蛤蟆先生 119

第七章 黎明前的笛声

144



第八章 蛤蟆落难记之一

155



第九章 南方的召唤

178

第十章 蛤蟆落难记之二

197



第十一章 为家变流泪

225

第十二章 凯旋

248

译后记

266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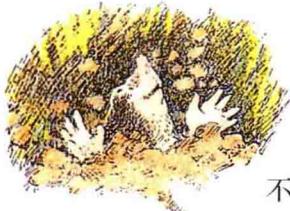
河岸

大清早，鼹鼠就忙着做春季大扫除，辛辛苦苦地收拾他的小屋子。他先用扫帚扫，再用鸡毛掸子掸，然后又拿着一把刷子，提着一桶白漆，东刷刷，西刷刷。一会儿爬梯子，一会儿上楼梯，一会儿搬椅子垫脚，忙个不停。忙到后来，灰尘呛住了他的喉咙，眯了他的眼睛，全身的黑毛也溅满了斑斑点点的白漆。他的腰也酸了，手也抬不动了。

就在这时，春悄悄地来到了空中，钻进了地下，带着奇妙的生气，渴望地、不安地，穿透了他那黑暗而深藏在地下的小屋子，包围住了他。

这小小的奇妙变化，使得鼹鼠把刷子一扔，叫了一声：“啊！”又说了声：“真讨厌！”还接了一句，“不干了！”随后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像闪电一样冲出了屋子。

上面，好像有谁在迫切地呼唤他，催促他走进一条备用的地道。这条地道又窄又陡，一直通到地面，直到接近阳光和空气的动物们住的碎石路那里。他在地



道里用他的小爪，刨了又挖，挖了又掏，掏了又刨，然后歇一口气，接着掏了又刨，刨了又挖，挖了又掏。他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自言自语：“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好不容易，噗！他的鼻尖透出地面接触到了光。他发觉自己滚到了草原上，在温暖的草里打滚。

“好舒服哇！”鼹鼠对自己说，“这比粉刷房子好多了！”

阳光热乎乎的，照得他身上的皮毛发烫。微风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带走了额头上的热。

他在地下隐居得太久了，鸟儿的歌声像是在大吼一样，震得他麻木的耳朵发疼。草原上充满了春天带来的欢乐生活气息和喜气，他再也不想去粉刷房子了。他四脚一跳，像追赶什么似的穿过草原，跑到了对面的矮树丛。

“站住！”一只老兔子守在矮树丛前面，说，“这是私人道路，先付六角过路费来！”他的话刚刚说完，就被没耐心跟他讲理的鼹鼠撞得四脚朝天。

其他兔子听见外面闹哄哄的，都从洞里探出头来，想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鼹鼠沿着矮树丛边跑边逗他们：“笨蛋！笨蛋！”他嘲笑着他们，还没等到那些兔子想清楚该怎么回嘴，就跑得不见踪影了。留下兔子们互相埋怨：“你真笨！为什么你不跟他说……”“你可以提醒他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是晚了一步。

一切都太美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鼹鼠穿过草原，沿着杂树林，穿过矮树丛，到处都有鸟儿在筑巢，花儿在吐苞，树叶在簌簌地抖动。一切东西都是快乐的，都在生长，都在忙着。

原先戳着他、跟他悄悄说“粉刷去”的不安感已经消失了。他觉得在这些忙碌的草原居民中当个懒人，比什么都快活。事实上也是，在这个美好日子里，看别人忙得团团转，而自己悠悠闲闲，可能是最痛快的事了。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正觉得自己很幸福的时候，突然在一条涨满水的河边站住了。在这以前，他从来没见过河——细细瘦瘦的、弯弯曲曲的河，就像是一个肥嘟嘟的小动物一样，不停地追着，跑着，嘻嘻哈哈地笑着。一会儿，它咯咯一笑，一把抓住了一样东西，接着又哈哈一笑，放开了那样东西，再扑向其他玩伴。被它抓住的，摇着身子，刚刚挣脱，立刻又被它追上。眼前尽是摇晃和闪动，闪闪的、亮晃晃的粼粼光影，匆促的、盘旋回转的水波和咕咕哝哝、“波波”的水声。

鼹鼠被这情景迷住了，看得出神。他沿着河边小步走着，那副样子就像是一个小不点儿流连在很会说好听故事的大人身边。最后他走累了，就在岸边坐下。河水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跟他说着，终于把大地心里藏的故事、世界上最好听的故事、“潺潺”地说进了渴望倾听的鼹鼠的心里。

鼹鼠坐在草地上，望过河面，看到对岸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刚好在河岸边的水线上方。这个洞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不禁羡慕起来，想着这个洞既远离嘈杂和灰尘，又在河岸的水线上方，对于一个要求不多，又爱水边别墅的动物来说，那真是个又舒服又隐蔽的居所，实在是太理想了。

他一边想着，一边眯起眼睛注视着黑洞，突然看到黑洞深处有小小的亮光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就像是小星星眨眼睛。但是小星星在天上，现在又是白天，不可能是小星星。要说那是萤火虫的光嘛，又似乎太亮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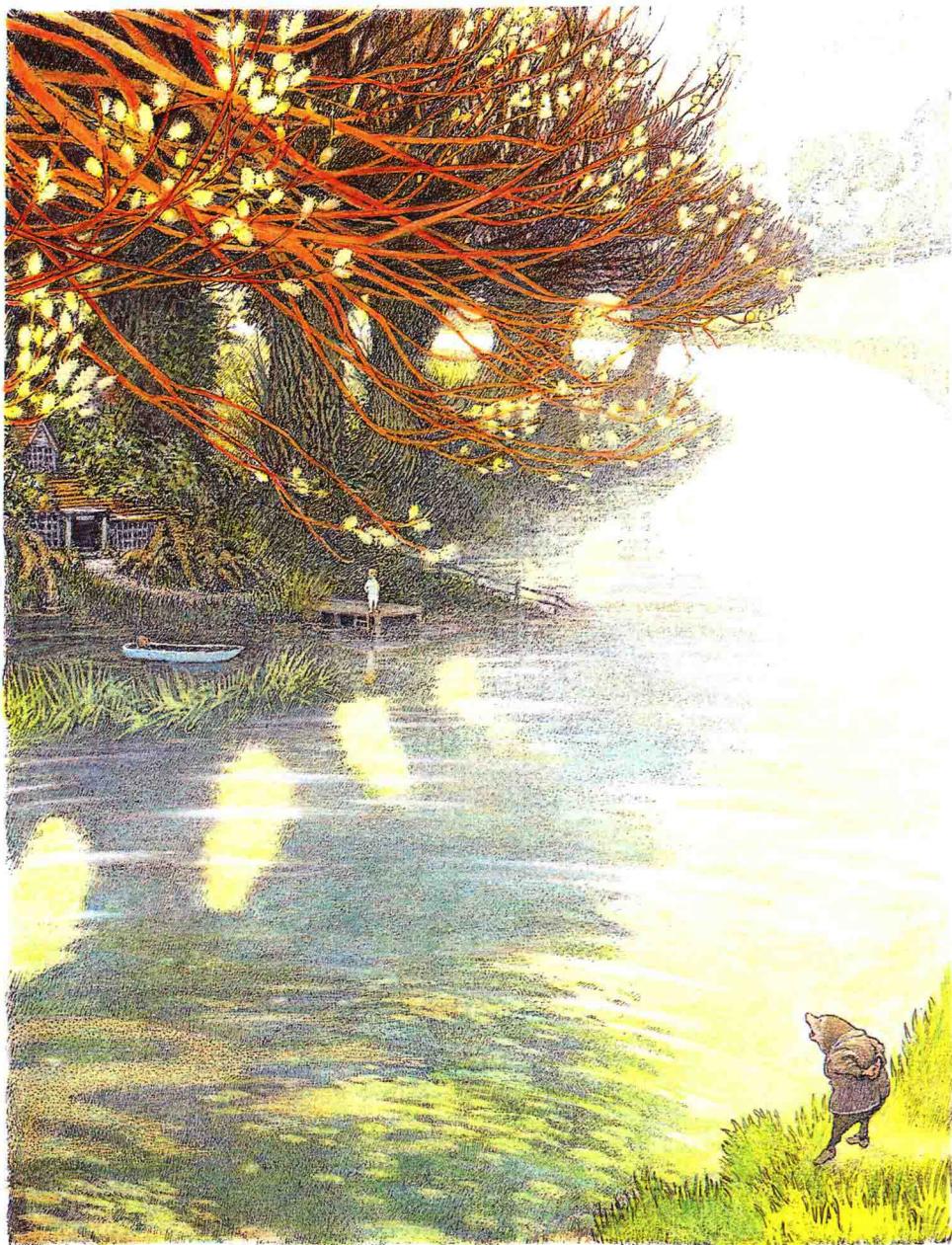
那究竟是什么呢？他正瞧着，那亮光又眨了一下。这一次他可看出来了，那是一只眼睛！接着，就如同是一个画框框出了一幅画似的，有一张小小的脸在那一只眼睛四周渐渐露出来了。

那一张小小的脸是棕色的，有几根小胡须。

圆圆的小脸很严肃，脸上那对首先引起鼹鼠注意的眼睛，还带着闪闪的光彩。

头上的耳朵是小小的、伶俐的，身上的毛像丝绒。

原来是水鼠！



他们两个站着，都很谨慎地打量对方。

“嗨，鼹鼠！”水鼠招呼说。

“嗨，水鼠！”鼹鼠招呼说。

“你要过来吗？”水鼠立刻问。

“啊，只要在这里谈谈就好了。”鼹鼠不大起劲儿地说。他对于河流和河边的生活很陌生。

水鼠没有说什么，他弯腰解开一条绳子，拉了几把，然后轻巧地跳上了一条小船。鼹鼠没注意到这条小船停在哪里。这条小船的船身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大小刚够两只动物坐。鼹鼠还不知道这条小船有什么用，但是他的心却紧张得几乎跳出了喉咙。

水鼠轻巧地荡起双桨，迅速地划过来，然后伸出前爪，扶着提心吊胆的鼹鼠上船。“来抓住我。好，现在用力跳上来！”鼹鼠竟然坐在一条真正的船上，高兴得不得了。

“今天过得太奇妙了！”他在水鼠把船推离岸边，又重握起双桨的时候说，“你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坐过船。”

“什么？”水鼠张大了嘴，大声问，“你，你这……这……哦，我……那你平时坐什么？”

“难道坐船真有那么好？”鼹鼠害羞地问。其实，他上了船以后，背靠着椅背，端详着坐垫、船桨、桨环，以及船上的一切奇妙装备，感到船身在脚下轻轻摇晃的时候，就已经准备承认这是最奇妙的事了。

“好？岂止是好，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奇妙的事了。”水鼠一边俯身向前，摇着桨，一边严肃地说，“相信我，小老弟，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绝对没有一件事——能像划船消磨时间这么有意思，绝对没有一件事能抵得上划船消磨时间的一半价值。”他做梦似的继续说：“绝对没有……”

“小心前头，水鼠！” 鼬鼠突然大叫一声。

可是来不及了，船头猛烈地撞上了河岸，正在做梦的快乐桨手向后一仰，四脚朝天地跌倒在船底。

“船里或船外，” 水鼠高兴地笑着爬起来，继续完成他的演说，“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都不要紧。在船上消磨时间，没有什么要紧，这就是坐船最迷人的地方。不管你要去哪里，还是哪里都不去；不管你是到达了目的地，还是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不管你是否永远哪里也到不了，你总是有事忙，也总是用不着做什么特别的事。当你做完了一件事，总还有别的事做。你想做就做，不想做也没关系。这样吧！今天上午，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我提议，我们就这么顺流划下去，玩上一整天，怎么样？”

鼬鼠快活得直搓脚趾头，并十分满意地长叹了一口气，怀着幸福的感觉仰靠在椅垫上说：“真叫人高兴死了！我们走吧。”

“别急，还得等一下！” 水鼠说。他拿起船头的缆索，把缆索穿进码头上的



一个环里，打了一个结，然后爬上石阶，钻进他的洞里。过了一会儿，他扛着一个午餐篮出来。篮子是用柳条编的，装满了东西，压得他的脚步踉踉跄跄的。

“把这个篮子推到你脚下去。”他把篮子递上船的时候，对鼹鼠说。随后，他解开缆索，又握起了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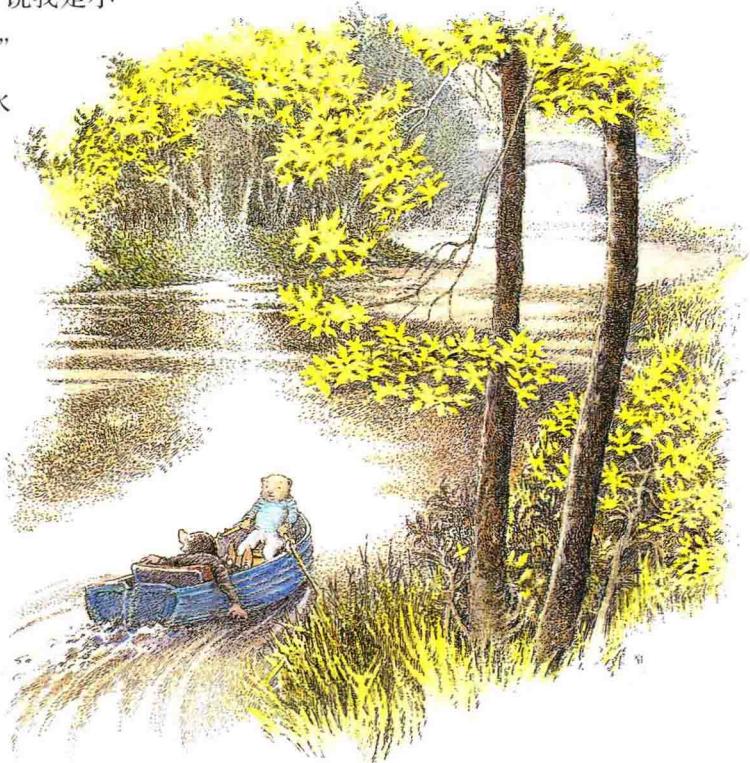
“里头装了些什么？”鼹鼠好奇地动了一下身子。

“里头有冷鸡肉，”水鼠简单地说，“冷牛舌、冷火腿、冷牛肉、糖醋小黄瓜、法式生菜卷、芹菜三明治、罐头猪肉、姜汁啤酒、柠檬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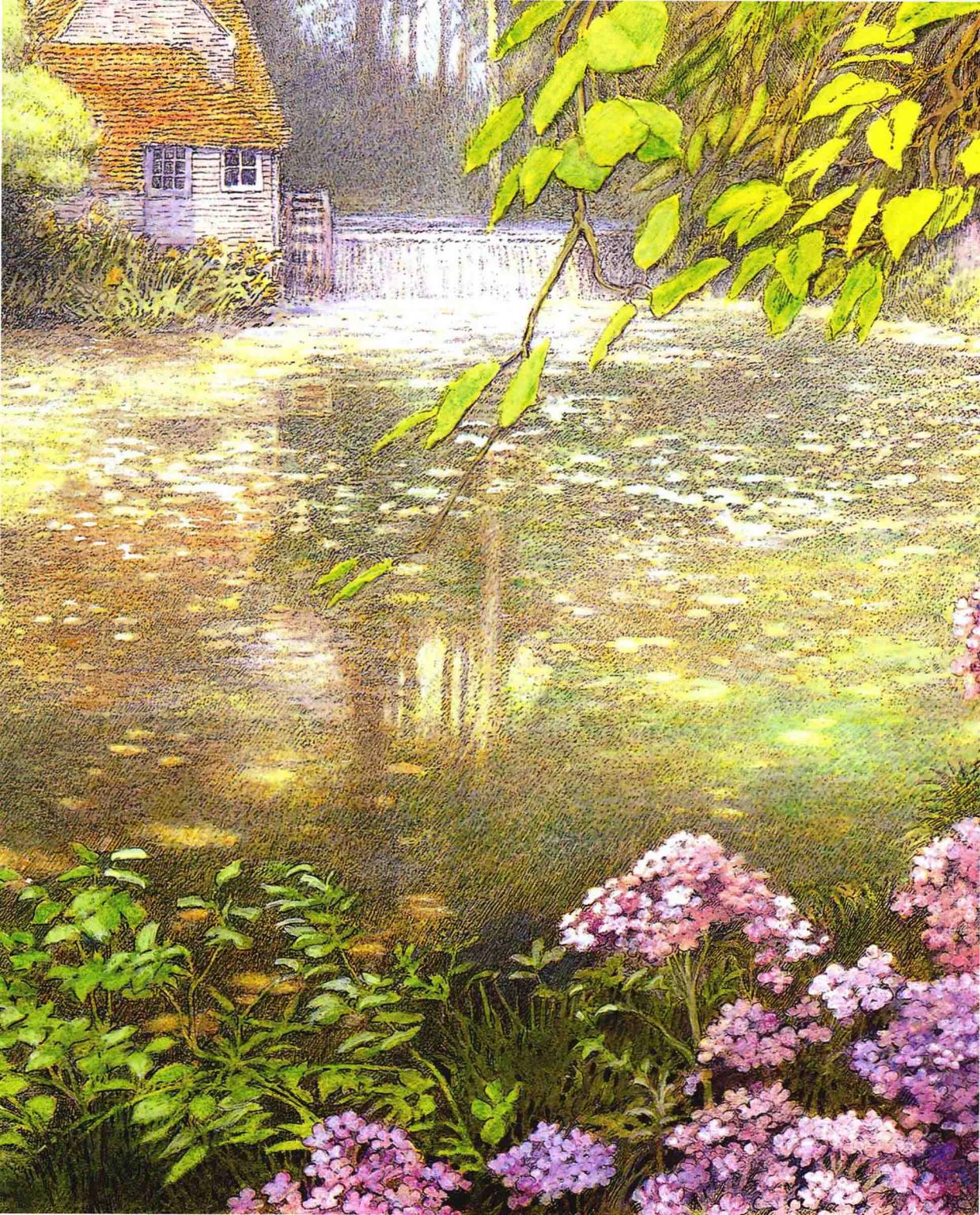
“够了，够了，别说了，”鼹鼠兴奋地说，“太多了！”

“你真的认为多？”水鼠严肃地说，“这只不过是我平常短途旅行所带的分量。其他动物还常常说我是小气鬼，太节省了呢！”

鼹鼠没有听到水鼠所说的话。粼粼的波光、细碎的波浪、空中传来的气味和声音，还有太阳的光，在他看来，样样都是新鲜的，深深吸引着他。他陶醉了，把一只爪子放在水里浸着，睁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







水鼠是个个性和善的动物，他稳稳地划着桨，没有去打扰鼴鼠。

“老弟，你这身衣服太好看了。”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水鼠才开口说话，“将来我有了钱，也要买一件黑丝绒的衣服来穿穿。”

“对不起，你说什么？”鼴鼠好不容易才从幻想中醒来，“你一定会认为我没礼貌，但是一切都太新奇了。原来，这——就是——一个——河！”

“是一‘条’河！”水鼠纠正他。

“你真是住在河边？这种生活多惬意呀！”

“我不仅住在河边，而且跟它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它上面和里面。”水鼠说，“它是我的兄弟姐妹、姑妈、婶婶和阿姨，也是食物、饮料，还是我的盥洗室。它就是我的世界，别的我什么都不要。它有的才是我值得有的，它没有的也不值得去找。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妙极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也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它总是充满了乐趣和刺激。二月里河水涨起来的时候，地窖里和地下室里的水多得溢了出来——那些水对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浊黄的水流过我舒适的卧房窗外，等到水退了，留下一摊摊烂泥，闻起来像烤莓饼的味道。同时灯芯草和水草会堵住河道，我可以踩在它们上面，慢吞吞地顺着河床走，去找新鲜食物，或人们顺手丢出船外的东西，也不会把脚弄湿！”

“这种日子过久了，你不会觉得无聊吗？”鼴鼠壮起胆子问，“就只有你跟河，连个谈天的朋友也没有？”

“连个谈天的——哦，这不能怪你。”水鼠耐心地说，“你是新来的，当然不懂了。其实现在的河岸很拥挤，好多人都在搬家，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大一样了。水獭、翠鸟、小鶲鷥、黑水鸡，他们整天闲着，总是想要你做点什么。好像你没有别的事可做似的！”

“还有谁住在那里？”鼴鼠指着河对岸的一片森林，那一片森林黑乎乎的，把河边的沼泽地包围起来。